

诸葛孔明自述智慧一生

沈忱 张郁珑 黄鑫◎著

智者千虑
诸葛亮

做二把手易，做一把手难，做什么都管的一把手更难。
隆中对终成泡影，北伐半途夭折，是什么造就了他悲剧的一生？
国内第一部完整解读诸葛亮的历史长篇。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
湖南人民出版社

智者千慮



必有一失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

诸葛孔明自述智慧一生

沈忱 张郁珑 黄鑫◎著

智者千虑 诸葛亮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智者千虑——诸葛亮 / 沈忱, 张郁珑, 黄鑫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1. 5

ISBN 978 - 7 - 5438 - 7484 - 8

I. ①智… II. ①沈…②张…③黄… III. ①诸葛亮
(181 ~ 234) - 人物研究 IV. ①K825.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80532 号

智者千虑——诸葛亮

沈 忱 张郁珑 黄 鑫 著

责任编辑: 聂双武

装帧设计: 韵·装帧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 / 16

印 张: 19.75

字 数: 245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438 - 7484 - 8

定 价: 29.80 元

营销电话: 0731 - 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智者千虑·诸葛亮

ZHIZHEQIANLV
ZHUGELIANG

目录

- 一 记忆最深处 / 3
- 二 我在隆中的日子 / 16
- 三 老大不能不说的往事 / 28
- 四 人生的拐点 / 40
- 五 绝境中的一线生机 / 58
- 六 第一次打败曹操 / 74
- 七 拿下蜀中根据地 / 96
- 八 搞内政我是一把好手 / 114
- 九 老大称王了 / 135

• 001

- 十 关羽把荆州弄丢了 / 151
- 十一 老大托孤 / 169
- 十二 当一把手是很累人的 / 189
- 十三 是朋友总会走到一起 / 205
- 十四 擒孟获摆平南中 / 220
- 十五 准备北伐啦 / 240
- 十六 正式开战 / 257
- 十七 打到洛阳去 / 273
- 十八 我走到了终点 / 291
- 后记 / 310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世界，群雄逐鹿，诸侯割据。

为求荣耀，各路豪杰前赴后继，此起彼伏，你方唱罢我登场；

为求生存，无数百姓背井离乡，辗转千里，四处寻找安乐地。

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下辈子哪个来得更早。

你无法选择你出生的时间和地点，

但你可以选择你要走的路，

即使在最初上路的那一刻，并不是你的意愿，

但在下一个拐点，

你仍然可以决定你今生的方向。



记忆最深处

1

几个简单的包裹被放到了车上，那是我们可以带走的全部东西。

八月的徐州秋风萧瑟，院子里的树叶开始零落，纷纷扬扬地掉在已经干涸的鱼池里和布满尘埃的石山上。

叔叔站在马车旁呼唤我：上车吧，时间不早了。

一旁的继母已经哭得不成样子，在大哥的搀扶下抖抖索索地拉着我的手：要乖，听叔叔的话……

大人都喜欢唠唠叨叨，其实，自记事时起，我就从来没让他们操心过。我记忆超群，学习优异，品行端正，一直是其他小孩被斥责时的对照榜样，如果我这还不叫乖，那天下就没有乖小孩了！

走吧，走吧！自从六年前我爸去世之后，这里就不再是我的安乐窝了。虽然这些年叔叔一直尽心尽责地照顾我们，但家里的境况一天不如一天。先是奶妈忽然不见了，然后是管家也走了，打扫卫生的阿姨和做饭的厨师也先后闪人。有一天，并非节假日，在京城太学读书的大哥却突然回到家里，说是没钱交学费要退学了……



智
·
者
·
千
·
慮

ZHIZHEQIANLV
ZHUOYIYAN

对于我来说，这些都不是问题，让我郁闷的事情是，原本玩得挺好的小朋友对我越来越冷淡了。以前老是拎着大包小包到我家找我爸办事的那些人，现在都不让他家的孩子跟我玩了，还指指点点地说我们家是破落户。

更郁闷的是，大哥回来以后，大人们的眼里就只有他了，说他头脑聪明有智慧，学识丰富，懂事，必成大业，家族兴旺就全靠他了。那我算什么？难道我在他们眼里，永远都是个只会玩的小屁孩？

还有，这一年多，我们徐州城里突然来了很多士兵，整天带着武器到处乱窜，杀人放火，为非作歹，搞得人心惶惶，鸡飞狗跳。后来鸡不飞狗不跳了——全被他们吃光了！

听叔叔对继母说，我们徐州牧陶谦跟兖州牧曹操互掐，把曹家老小几百号人给杀了。现在人家带部队打过来，要报不共戴天之仇。可这个仇报得，那可是百倍千倍啊——我们当地十多万人都当了出气筒，成了炮灰！

那段时间，我被吓坏了，一步都不愿意走出家门。院墙外不时传来惨叫声和哭喊声，让人内心发憷全身发冷。

我捂着耳朵整天躲在房间里，透过床前那个小小的窗子看着院子里渐渐增多的落叶在大风的蹂躏下满地打滚，稚嫩的心灵笼罩在浓重的灰霾中，惊恐不安，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会结束，不知道未来还有多少危险。

有一天，叔叔兴奋地跑回来对我们说，他要跳槽到豫章当太守了！

我们一家霎时沸腾起来——终于可以离开这个人间地狱了！

叔叔面带难色犹犹豫豫：那个……这里到豫章路途遥远……人多了恐怕不便……

继母愣了一下，眼泪哗地涌了出来：确实是不方便，我就不跟



你去了，毕竟，咱们叔嫂有别。

看得出叔叔内心很挣扎：可是，大哥不在，我怎能留下你一个人？

继母哭得凄切：你已经照顾我这么长时间，我不能再拖累你了……

叔叔叹气：唉，让我再想想办法。

一旁的哥哥突然出声：我留下来照顾小妈吧，弟妹们还小，必须要跟着叔叔去豫章，我已经成年了，可以照顾自己，也可以照顾小妈。

叔叔犹豫不决：这么做合适吗？

哥哥很坚定：没事，我可以的，你们放心去吧！

叔叔无奈地下了决心：那么，子瑜，就拜托你了，等我们在那边安顿好，就马上派人来接你们。

叔叔转向继母：嫂嫂，先委屈一下，我会尽快安排好的。

终于，我们要走了。

终于，我们可以走了！

马车上，还有我的弟弟和两个姐姐。

叔叔又一次安慰继母：嫂嫂，你要多保重，我们一安顿好，就马上回来接你！

继母充满期待：嗯……

车夫扬起手上的马鞭，车轮缓缓启动，马蹄掀起的灰尘瞬间模糊了我眼前熟悉的一切。

2

我们家原本姓葛。先祖有一天兴起，决定把家从诸县迁到阳都。刚刚迁到，人家告诉先祖，当地已经有姓葛的了。



智·者·千·虑
而·一·先

ZHIZHEQIANLV
ZHUOGEJIANG

先祖胸怀宽阔：没关系，同姓三分亲嘛。

人家不答应：不行，你们必须改，要不迁走！

没理由刚来就走吧，改就改。这位先祖比较随性，想了想就决定了：我们是来自诸县的葛家，那就叫诸葛吧！

咱们诸葛家也算是名门望族——早在汉初，我爷爷的爷爷诸葛丰就是朝廷高官，我爸爸诸葛珪是泰山郡丞，我叔叔诸葛玄是个大名人，交际广泛，跟诸侯当中的袁术、荆州牧刘表都是好朋友。

光和四年，我们国家上演着内忧外患的悲剧——北方和西北边境上不断发生外族入侵，朝廷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抵抗，但节节败退，造成国力衰落，经济停顿；皇上仍然不顾百姓疾苦，穷奢极欲，买官卖官，朝政荒废；宦官集团与士大夫、外戚之间为了争权夺利打成一团，对知识分子横加迫害；地方官吏横征暴敛，无恶不作；百姓苦不堪言，民不聊生，各地叛乱此起彼伏。

那一年的盛夏，我在我妈的肚子里狠狠地折腾了一夜才跑出来。虽然我前面已经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但带把儿的小孩永远都不会被嫌弃。

我爸看着我胖乎乎的脸蛋，喜不自禁：你说给孩子取个什么名字好呢？

我妈疲惫不堪，迷迷糊糊差点入睡，被我爸惊醒。这时候，黎明的一缕阳光从窗缝穿过，落在床榻上，刺痛了我妈的眼睛，她软软地说：天亮了。

我爸只顾盯着我看，隐约听到我妈说“亮”：亮……嗯，好，这个名字不错！

没错，我就是诸葛亮，字孔明。

我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高干子弟，我们家的生活可以用一个传说中的词语来形容：锦衣玉食。我们住的是官方豪宅，我在宽敞的院子里蹒跚学步，身后跟着一群奶妈和佣人。我妈每天穿着漂亮的



衣服，头上插满闪闪发光的饰物和其他官太太一起玩乐。我家总是高朋满座，热闹非凡，带着礼物来找我爸办事的人络绎不绝。

但在我们这种唯读书论的家庭里，有祖训传承：甭管谁，都必须从小接受严格、优质的教育。从我记事时起，大哥诸葛瑾就在全中国最好的学校——太学深造。而我就每天捧着识字本《论语》一段接一段地背诵，爸妈恐吓我说背不好要责罚。不过背书对我来说没有难度，有些文字只要看过一遍，我就能记住。我一直以为这是每个人的本能，但当见到不少因背不出书而被戒尺揍得哇哇大叫的小伙伴时，我隐隐感觉自己有点与众不同。

在我学会走路没多久，我妈又生了个弟弟，叫均。不知道是爸妈觉得他的到来平衡了我们家的性别比例，还是提醒我们今后分家产的时候不能偏颇，又或者告诉我们他的到来会分掉爸妈对我们的关注。

当我还在这个均字上不断纠结的时候，我妈突然不见了！并且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仍然没有回来。我哭着喊着要我爸带我去找妈妈，我爸先是阴沉着脸一声不吭，最后也跟着我掉眼泪：亮亮乖，你妈已经死了，不能再照顾你了……

都说没妈的孩子像根草，为了不让我们兄妹几个变成草堆儿，我爸又为我们找了个继母。

仿佛一切重新进入正轨，我们又是一个完整的家庭了。但好日子总是短暂的，又或许应了红颜薄命的咒语，继母来到我们家没几年，我爸又去世了……

还没来得及从悲痛中醒来，我们家就面临了最实际的困难——没钱——家庭主要支柱轰然倒塌，经济没了来源，我们兄妹几个和继母只能坐吃山空。

不久，能卖的卖，能换的换，家里值钱的东西一天比一天少。原以为嫁了个大官下半辈子衣食无忧的小妈，现在天天哭哭啼啼以

泪洗面，哀叹命运多舛。这让我感到非常烦躁。特别在外面走一圈回来，受够了别人的指指点点之后，还要看到因没人打扫而日渐荒芜的院子——那个我曾经的儿童乐园，我就忍不住想骂人：是哪个混蛋偷走了我的金钥匙？

我越来越不愿外出，我看不得别人同情的眼光，也不能容忍异样的眼光落在我的背上。

见我整天在房间里或独自发呆或烦躁不安，叔叔终于忍不住了：亮亮，你知道先祖诸葛丰吗？

我对这个不感兴趣：听我爸说过，咋啦？

叔叔很耐心：先祖曾经在中央监察部门任职，他个性刚直、不畏强权，是个尽心尽责的好领导，不过最后却在家里郁郁而终了。

我随便敷衍：为啥？

叔叔循循善诱：因为当时朝廷有几个奸臣，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想尽各种办法打击咱们先祖，最后还害他被皇上撤职，贬为平民，可惜先祖满腹才华和一腔抱负再也无法施展了。

虽然我早就知道丰太祖是个大官，却不知道他是如此下场。叔叔突然跟我讲起这件事，是告诉我官场黑暗，今后千万不要走入仕途吗？还是说无论如何也要做一个疾恶如仇、正义凛然的好官？又或者说丰太祖性格软弱所以不能做一个长久的好官？我倒觉得，像他这样太过刚直不会周旋、隐忍，而且又悲观的个性，才是施展才华实现抱负的障碍，这就是性格决定命运吧。

看我久久没有回应，叔叔有点失望地叹了一口气：亮亮，要知道，即使有再多的理想，有再多的才华，没有坚毅乐观的性格，也是难以成就大事的。

唉，这个道理我早就想到了，不说并不代表我不懂，只是我不愿意说。



智·者·千·處
諸葛亮

ZHIZHEQIANLV
ZHUGEJIANG



马车朝着西方日夜行进。还以为离开徐州就不会有战火。谁知道一路上兵荒马乱，到处都是烧杀抢掠的痕迹。在那条不宽的官道上，大群人一律的灰头土脸衣衫褴褛神情悲切拖家带口扶老携幼拖拉推挑扛，跟我们一起走着走着分开了，然后又来了一拨新的，然后走着走着又不见了。

不是说就曹操和陶谦两人在死磕吗？为什么到处都有人在打架啊？实在想不明白，我就问叔叔。

叔叔搂着我，语气沉重地给我讲故事：亮亮啊，当年你还小，应该是四岁吧，中原爆发了黄巾叛乱，那个势头就像洪水泛滥一样，一个月时间不到，叛乱就震动京师，影响非常恶劣。皇上四处调集军马镇压，各路诸侯也纷纷打着镇压叛军的名义招兵买马，乘机扩充自己的实力。在朝廷和地方的全力打压之下，叛乱很快就失败了，但是参与镇压的各路诸侯也趁机跨州联郡，抢夺地盘，不听朝廷号令，建立起一个个独立小王国——公孙度的辽东，公孙瓒的幽州，袁绍的冀、青、并三州，袁术的江淮地区，曹操的兖州，马腾和韩遂的关陇地区，整个国家都被分裂了……

叔叔指着从我们身边走过的军队：现在，袁绍跟曹操正联合对抗袁术和公孙瓒，我们路过的地方，都是大大小小的战场。

我不知道那些姓公孙、姓袁和姓曹的都是什么人，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分裂国家，我只知道他们把周围搞得战火纷飞，人们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处躲避，我对此很生气：国家这么乱，皇上为什么不想想办法把这些割据的诸侯都给收拾掉？

叔叔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亮亮，等你长大就明白了，这事没那么简单。

是吗？大人的世界都是非常复杂的吗？我就不信！等我长大了，我一定要把这些乱七八糟的诸侯全部收拾了！

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路过多少村庄，越过多少河流，绕过多少湖泊，就在我被马车摇得快要散架，精神濒临崩溃时，叔叔兴奋地指着出现在我们前方一个灰蒙蒙的城郭：豫章！豫章到了！

叔叔豫章太守的职位是他的好友、诸侯袁术指派的，但袁术没有上报朝廷备案，朝廷一直以为豫章缺个太守，于是任命一个叫朱皓的人来上任。结果可想而知——朱皓发现这里有一个山寨太守，马上向朝廷报告，说豫章已经被非法占领，并从州里调来了军队，要为朝廷“收复失地”！

慌乱之下，叔叔带着还没从马车的摇晃中恢复过来的我们从城后的密林小道趁夜逃走。比来的时候更惨的是，因为匆忙，我们来不及及收拾行装，也忘了带钱，更没有装备马车，一轮狂奔之后，姐弟几个都衣衫破败，浑身泥泞，一脸过度紧张饱受惊吓和忍饥挨饿之后的苍白呆滞。

我叔叔办的这叫什么事？一点也不靠谱！不把情况了解清楚就贸然来上任，现在可好了，什么都没有了，还成了官府通缉的对象。我们比在老家的时候还要狼狈，还要落魄。看来，靠别人是靠不住的，要过好日子，还得靠自己！

我们拖着疲惫的双腿，在荒野中穿行，山风吹凉了我的身体。我想起老家那个鸟语花香的院子，铺着厚厚软垫温暖舒适的床榻，还有那张曾经堆满丰盛美食的餐桌……

身边缠绵飞舞的萤火虫就像星星点点的烛光，让我在这个寂静凄凉的夜晚看到了一丝丝的光亮。差点忘了，这天是我十四岁的生日。于是，我对着这些萤火虫许了个愿：希望天底下没有战争，所有人都能吃饱穿暖睡热炕。



智·者·千·虑
諸葛亮

ZHIZHEQIANLV
ZHUOGEJIANG



荆州果然是个好地方。

自从进入荆州辖区，就再也没有看到杀气腾腾的士兵。这里就像我们从前的老家一样，有一种亲切迷人的平静。

叔叔说荆州牧刘表是他的老朋友，这里离豫章比较近，所以我们决定到这儿来。为什么不回老家？回不了了，豫章离老家有八百公里，靠我们两条腿，不知道要走到何年何月。而且，老家的仗还在没完没了地打，回去也不安全。

为了给我们打气，在来荆州的路上，叔叔不停地向我们夸耀刘表的政绩：刘表在初平元年就被朝廷任命为荆州刺史，当时的荆州不仅盗匪横行，而且被大诸侯袁术窥视，刚刚上任人单势孤的刘表争取了当地蔡、蒯两大家族的支持，先后征服了襄阳、长沙、江陵等八郡，将荆州混乱局面一举摆平，刘表也晋升为荆州牧、镇南将军。经过几年努力，刘表成为仅次于袁绍袁术兄弟的一股强大势力。此后，刘表广招流民，兴办教育，推动了荆州经济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吸引着各方人才纷纷迁往荆州。

在叔叔描绘的美好前景的鼓舞下，我们终于风尘仆仆来到了荆州。事实是，叔叔的这次选择非常正确！

在荆州襄阳，我们见到了荆州牧刘表，他没有忘记与叔叔的旧交情，也没有嫌弃叔叔的落魄，立即收留了我们，还给叔叔分房子，安排了工作。

我又可以继续上学了。

我的新学校离襄阳城二里地，叫学业堂。指导老师是荆州最著名的学者司马徽，他不仅精通经学、史学和子学，还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被尊称为“水镜先生”。